

定窯紫蓋為紅玉紅瓷說

廖寶秀



蘇軾〈試院煎茶〉詩句中所謂：「定州花瓷琢紅玉」，「紅玉」是指「紅茶」、「紅色茶汁」、「紅玉」、「紅玻璃」、醬紅「紫定」茶蓋或其他呢？因東坡此詩內並無特別註解，以致造成今日學界各說紛紜。然筆者以研究宋代喫茶與茶器角度細審，史書記載宋代並無飲用發酵紅茶之習俗，而草茶（葉茶）或團茶皆為蒸青綠茶，其湯色或茶沫據茶詩所載多以綠色或素色為主，在鬥茶未盛行之前，茶色為綠；鬥茶盛行之後則多以素色或白色為貴，即宋人所謂：「茶色貴白」是也。故筆者不認為蘇東坡此詩所言「紅玉」為紅茶或紅色茶湯，而是指定窯醬紅釉色的印劃花「紫定」茶蓋。

前言

定窯為宋代名窯之一，以生產白瓷馳名於世，由文獻及出土器發現其在燒製白釉瓷器之外，還兼燒醬褐釉、黑釉、綠釉、黃釉、三彩以及彩繪（圖一）等製品。醬褐色定窯瓷器被稱為「紫定」，陶磁學者馮先銘早已提出論點（註一）；而把醬褐釉定窯器又與宋人《邵氏聞見錄》中記載「定州紅瓷器」作為聯結，紅瓷即醬釉

（日人稱柿釉）；又「紫定」即「紅定」之說，則以日本已故陶磁學者如中尾萬三、小山富士夫、佐藤雅彥等人為代表。（註二）筆者在拙作〈宋代兔毫蓋及其周邊茶蓋問題〉文中，曾以北宋蔡襄、梅堯臣詩文中的「兔毫紫甌新」（一〇四七）與「紫泥新品泛春華」（一〇五二）詩句，論證宋代另「一生產茶蓋大窯——建窯「兔毫紫蓋」（圖六）的創燒，應始於北宋中期慶

曆七年（一〇四七），或慶曆七年至皇祐四年（一〇四七）一〇五二）之間，而宋詩「兔毫紫甌」、「兔毫紫甌」、「兔毫玉」等句所述，即指建窯所生產的醬釉兔毫茶蓋。筆者在拙文中亦曾進一步論述，蘇東坡所謂「定州花瓷琢紅玉」，應指定窯醬紅釉色並帶花紋的茶蓋。（註三）惟蘇軾此詩句內並無特別註解，以致造成今日學界各說紛紜，有說其為「帶有暗



圖一 北宋 定窯 醬釉碗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圖三 北宋早期 定窯 綠釉劃花水波紋淨瓶 1969年河北省定州市真院內靜志寺塔基出土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圖二 北宋 定窯 黑釉劃花荷葉紋碗 1964年河北省曲陽王快水庫出土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圖四 北宋早期 定窯 黑釉褐彩繡 1969年河北省定州市真院內靜志寺塔基出土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等，均有紅色成分在內。由此亦見古人對色系顏色分類極為繁複，有明暗深淺之分，同色調略微差異即有不同稱謂，而醬褐色「紫」大多含有「紅」色調，前述學者亦多主張「紫定」即「定州紅瓷器」的說法。不過如以宋代醬色系漆器的顏色，與定窯醬色釉器作一比較（圖一、六；圖七、八），則會發現其色澤是非常接近醬褐色或醬紅色，又因宋代頗流行紫髹，故有學者亦認為宋代醬色釉器，仿自紫髹的說法。而醬釉紫器與紫漆顏色頗為類似，因而可以確定宋代陶瓷器上的所謂「紫」色，其實就



圖七 南宋早期 醬漆（紫髹）茶托 江蘇宜興和橋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圖八 南宋 醬漆（紫髹）甗 1974年江蘇武進成章南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是醬褐色，含有醬紅色調在內，南北各大窯系均有生產。降及明初，曹昭《格古要論》即載：「古定窯：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價高如白定。」直接說明定窯有紫定、黑定、白定等釉色不同的品類，而且價質相當。

定窯茶器

定窯窯址在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北鎮及東西燕川村一帶，從中晚唐開始燒造至元代沒落，燒造年間達三四百年之久，因受鄰近邢窯影響，唐、五代器形、釉色均與邢窯白瓷相

彷彿，於唐、五代期間亦生產在北方備受歡迎的白瓷茶器，常見者有茶碾、茶盞、茶托、風爐、茶銚或茶鐺（圖九、十一）等。這些出土的茶器由於胎土、釉色與邢窯近似，因此在早期出版物，上述器物亦曾訂為邢窯者，近來則多改訂為定窯。北宋開始定窯雖以燒製白瓷為主，但同時也兼燒黑釉、醬釉、綠釉、黃釉、鐵繪褐彩、三彩等多樣釉色。（圖一、五）河北定縣曲陽窯址或靜志寺地宮出土定窯白釉、黑釉、醬釉各類禮佛用器（圖十二）或醬白釉花轎（圖四）、綠釉淨瓶、黃綠釉桃形器（圖十三）、黃釉鸚鵡壺、三彩蓮瓣紋淨瓶等多為定窯彩釉精品，在在顯示北宋開始定窯的豐富與多元性質。宋代承接唐五代定窯所製亦多生產日常用器，燒造入頁器物，帶「官」或「新官」款字器即為顯例，茶器製品亦不在少數。（圖十四）醬釉、黑釉器物傳世，出土數量雖然不多，但所在多有，如北宋章岷墓、安徽合肥出土定窯《醬釉金彩蓮塘瓶》



圖五 北宋 定窯 白地褐彩牡丹紋罐 重要文化財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藏



圖六 宋 建窯 醬釉茶盞（免毫紫蓋） 福建建陽縣蘆花坪建窯窯址出土

花裝飾白瓷配紅茶者（註四）、亦有稱「紅玉」是指「紅玉般的茶汁」（註五）、或「紅玻璃」茶盞等（註六），各種說法都有所據。然而筆者以研究宋代喫茶與茶器角度細審，史書並未記載宋人飲用發酵紅茶，而此時草茶（葉茶）或團茶皆為蒸青綠茶，其湯色據當代茶詩及文獻所載多為綠色或素色，宋代在鬥茶未盛行之前，茶色多以綠色為主，鬥茶盛行之後則以素色或白色為貴，即宋人所謂：「茶色貴白」是也。故筆者認為蘇東坡此詩所言「紅玉」，應是指定窯醬釉劃印

花茶盞、或定窯醬釉描繪花紋茶盞。宋人所謂「定州花瓷」，是指帶有花紋的定窯瓷器，而花紋則包含有劃花與印花或描繪金銀紋飾等技法，此於學界已是定論，惟「紅玉」是紅茶？紅色茶湯？紅玉？紅玻璃？紫盞？這個已縈繞近一個世紀的問題，現今仍未解決，雖有學者言「紅色茶湯」已是定論，但筆者卻不以為然，宋代喜愛品茶文人頗多，於茶詩所述茶湯顏色多非綠即素，怎可能惟蘇東坡一人獨創紅說。

宋人所謂「紫

「紫盞」一詞頗見於宋人詠茶詩文，詩中有時稱「紫甌」、「紫盃」或「紫玉」，而福建建陽窯所產醬釉茶盞則被稱為「紫建」或「免毫紫盞」（圖六），名稱雖略有差異，但一般都指稱醬褐色茶盞，也就是泛指褐紅色或醬褐色茶碗、茶甌，紫盞可視為醬釉茶盞的別稱。

在宋代「褐色」分多層次形容，以宋代漆器「紫髹」為例，就是指醬色漆（圖七、八），醬色系也是褐色系統。元代陶宗儀《輟耕錄》中記載王思善「采繪法」中提到：「磚褐、荊褐、艾褐、鷹背褐、銀褐、珠子褐、藕絲褐、露褐、茶褐、麝香褐、檀褐、山谷褐、枯竹褐、湖水褐、蔥白褐、棠梨褐、秋茶褐」等十七種褐色。明代黃成也在《髹飾錄》中說到素漆有：「黑漆、朱漆、黃髹、綠髹、金髹」等數種，而提到紫髹時：「紫髹，一名紫漆，即赤黑漆。有明、暗、淺、深，故有雀頭、栗殼、辛（赤黃）毛、殷紅之數名」。文中言及「赤黑」、「殷紅」及「栗殼」



圖十五 北宋 定窯 醬釉金彩蓮塘瓶
安徽省合肥出土 安徽省博物館藏



圖十四 北宋早期 定窯 白釉「官」字款花口茶托 河北省定州市賈院內靜志寺塔基出土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圖十七 北宋 定窯 醬釉茶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金 定窯 醬釉劃花魚紋匣 吉林出土 吉林省博物館藏

定窯紫蓋與建窯兔毫紫蓋

宋代士大夫、文人喜好品茗，蔡襄、梅堯臣、歐陽修、蘇東坡、秦觀

（圖十五）、吉林出土（醬釉劃花魚藻紋匣）（圖十六）；曲陽澗磁村定窯窯址出土（醬釉瓷碗）（圖一）、或傳韓國開城等各地出土的（醬釉茶托）（圖十七）等等。北宋中期出土定窯白釉、黑釉或醬釉茶蓋與蓋托，與南宋時期的紫髯茶托造型雷同（圖七、十七），且與其它同時期的窯系或金銀器造型亦皆相近（圖十八～二二），從北宋一直到金代、南宋皆有製作，呈現同時代的流行與造型美感。而描繪金銀花的碗或劃印花器皿亦時有所見，如前述安徽合肥出土（醬釉金彩蓮塘瓶）（圖十五）、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白釉金彩蓮塘水鴨紋碗）、（醬釉金銀彩牡丹紋碗）、或救世箱根美術館（MOA）所藏（黑釉金彩蓮花紋碗）。（圖二三～二五）至於金代，定窯醬釉劃花、印花茶蓋或其他產品更為豐富，窯址、墓葬皆有出土，茶碗亦多發掘。



圖十 唐 定窯 白釉風爐與茶銚 1973年出土於曲陽澗磁村 風爐通高15.1，茶銚通長13公分 河北省博物院藏



圖九 晚唐～五代 定窯 白釉茶碾 曲陽澗磁村出土 河北省博物院藏



圖十一 五代 定窯 白釉風爐 曲陽澗磁村出土 風爐通高8.1，口徑10.6公分 河北省曲陽縣文物保管所藏



圖十三 北宋早期 定窯 黃綠釉桃形器 河北省定州市賈院內靜志寺塔基出土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圖十二 北宋早期 定窯 白釉刻花法螺 河北省定州市賈院內靜志寺塔基出土 河北省定州市博物館藏



圖二三 北宋 定窯 白釉金彩蓮塘水鴨紋碗 重要文化財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二四 北宋 定窯 黑釉金彩蓮花紋碗 重要文化財 日本救世箱根 (MOA) 美術館藏



圖二五 北宋 定窯 醬釉金銀彩牡丹紋碗 重要文化財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花。(陳襄〈和東玉少卿謝春卿防禦新茗〉)
紫盃新茶如潑乳，天工未費一杯水。(張耒〈初伏大雨戲呈無咎、曹輔〉)
以上均為讚詠宋代醬釉紫蓋的詩文，見證了紫蓋、紫甌茶碗流行於北宋中晚期的事實。而蘇東坡的「定州花瓷琢紅玉」詩，則是橫跨茶史與陶瓷界最具爭議性的一首。

蘇軾〈試院煎茶〉全文如下：
蟹眼已過魚眼生，飈颺欲作松風鳴。
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遶甌飛雪輕。
銀餅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

此詩為蘇東坡於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在杭州試院監試時所作，當時蘇東坡啜的是產自四川的蒙頂茸茶，詩中提到將蒙頂草茶先用茶磨研碾成末，復以內裝天下第二泉——惠山

泉（蘇東坡特別喜愛，多首詩中均曾詠及。）的銀（湯）瓶注湯點茶，故不知古人煎水（茶鑪、茶釜煮水）之意；打茶攪拌時茶沫如飛雪輕柔，環繞茶甌旋轉。詩文中段蘇東坡提到唐代李約（生卒不詳）好茶，時常以煎茶法煮茶待客，並用新鮮山泉以活火烹煮（李約曾著論：茶須緩火炙活火煎）；而今文彥博（一〇〇五）一〇九六）也以西蜀煎茶法煎煮，再將茶湯置於定州紅花瓷茶甌內品啜。如今的我貧苦交迫，再也不是蛾眉（美好女子）捧著茶碗侍候的身分了。且就學習文潞公家的煎茶方式，隨行帶著



圖二一 北宋晚期或南宋早期 銀鍍金茶盞·花口茶托 四川德陽孝泉窖藏出土



圖二二 南宋 朱漆花口茶托 江蘇武進南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圖十八 北宋 汝窯 天青茶托 英維多利亞·亞伯博物館藏



圖十九 北宋 定窯 醬釉花口茶托 傳由陽湖磁村窯址出土 美國聖路易美術館藏



圖二十 北宋 汝窯 天青花口茶托 原大衛得基金會藏品 現為大英博物館藏

等多人均有歌詠紫蓋茶詩。如：
免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蔡襄〈北苑十詠〉之六〈試茶〉·一〇四七）
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梅堯臣〈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一〇五二）
兔毛紫盃自相稱，清泉不必求蝦蟆。（梅堯臣〈次韻和永叔嘗新茶雜言〉·一〇五八）
喜共紫甌吟且酌，羨君瀟灑有餘清。（歐陽修〈和梅公儀嘗茶〉·一〇五五）
明牕傾紫盃，色味兩奇絕。（蘇軾〈遊惠山併敘三首之三〉·一〇七九）
銀瓶瀉油浮蟻酒，紫碗鋪粟盤龍茶。（蘇軾〈示定國〉·一〇八八）
輕淘起，香生玉塵，雪濺紫甌圓。（秦觀〈滿庭芳〉〈又茶詞〉三首之三）
紫玉叢中觀雨脚，翠峰頂上摘雲旗。（趙抃〈次謝許少卿寄臥龍山茶〉）
綠絹封來溪上印，紫甌浮出社前



圖二九 北宋 定窯 醬釉葵口碗 洛陽出土 河南省博物院藏



圖三十 北宋或金(遼) 定窯 醬釉印花花卉紋碗 內蒙古漢旗博物館藏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4 內蒙古內圖109訂為遼代



圖三一 北宋 定窯 醬釉茶盞、茶托 英維多利亞、亞伯博物館藏

宗《大觀茶論》中從未提及以玉為茶盞之說，甚至如大臣呂大房在為哲宗皇帝講述「祖宗家法」時亦言及：「不尚玩好，不用玉器，此皆祖宗家法所致以太平者。」，連皇帝使用玉器都有所顧忌，何況士大夫文人階級者。

另北宋趙抃《次謝許少卿寄臥龍山茶》中提及：「紫玉叢中觀雨脚，翠峰頂上摘雲旗。」詩中「紫玉」即指紫盞；而南宋方岳《黃宰致江西詩雙井茶》中曾說：「磚爐春著兔毫玉，石鼎月翻魚眼湯」，所描述的正也是以煎茶法烹煮越州臥龍山茶，及洪州雙井草茶，而詩中即把「兔毫盞」美

稱為「兔毫玉」，雖然其所形容者為建窯兔毫茶盞，卻是明顯都把「玉」美稱為茶盞的實例，所以「玉」即茶盞，「紅玉」即醬紅色茶盞。古人對同一器名，同一色系往往因其顏色差別，而有數種稱法。即如前述明代黃成在《髹飾錄》提到紫髹時，因有明、暗、淺、深，故有數名之稱。定窯紫盞也可能因其釉色有深淺明暗，如醬褐、醬紅等，故東坡此處不稱其為「紫玉」而稱「紅玉」，其意實與《邵氏聞見錄》中記載「定州紅瓷器」中的「紅瓷」相通。

茶色丹非紅色茶湯

至於「紅」與「紫」的問題，日本陶瓷學者小山富士夫、佐藤雅彥等很早就將宋人《邵氏聞見錄》中記載「定州紅瓷器」中的「紅瓷」明確指稱為柿釉、紫定之說，日人的柿釉瓷器即醬紅釉，既然至今未見有定窯紅釉瓷器，自然地「紅玉」所指或應就是「醬紅茶盞」。(圖一、二五、二九、三一)故「定州花瓷琢紅玉」以筆者從宋代茶湯應無紅色觀點而論，蘇東坡此處當非形容湯色，故不可能視為紅茶，而是指「定州飾有花紋的醬紅釉茶盞」，亦即紫定刻

磚爐和石茶銚，不用牽掛求作詩文，只願喝上一甌好茶，一覺睡到日中醒來便已滿足。這是蘇東坡《試院煎茶》詩文的大意，當然已多學者指出此詩頗有藉物嘲諷當朝新法之意。蘇東坡藉新舊喫茶方式，即唐代以來的煎煮茶法，以及宋代盛行的點茶法來

隱喻朝廷新舊兩法的對立。舊法煎煮茶法即陸羽《茶經》的煮茶法，又稱煎茶法，直至宋代仍然繼續使用，其煮水用器主要以茶鍬(茶鍋·圖二六)或帶柄流的茶銚、茶鐺(圖二七)或帶柄流的茶銚、茶鐺(圖二八)水煮沸後茶末入銚，直接以茶匙或茶筴在茶鍬或茶銚內攪拌茶末；



圖二六 晚唐~五代 定窯 白釉風爐、茶釜一組 河北唐縣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1990年代訂名為邢窯



圖二八 宋 宋代墓室壁畫《對飲圖》及局部 2010年河南登豐唐莊2號墓室出土



圖二七 金 定窯 白釉執壺 正隆4年(1159) 山西大同市陳慶夫婦墓出土

而宋代流行的點茶方式則以茶瓶(湯瓶，圖二七、二八)煮水，復由茶瓶直接注湯入盞，再以茶匙或茶筴於茶盞內打茶攪拌，茶瓶樣式亦可從同時代的壁畫上(圖二八)見及，所以磚爐、石銚(圖十、二六)是舊法，而銀(湯)瓶(圖二七、二八)指的是新法。

文彥博當過四川益州知事及建南西川節度使，他以四川當地流行的煎茶方式喫茶是有其地緣關係的。而蘇東坡雖飲蒙茶卻以銀瓶注湯點喫，蒙茶置於茶甌內，如同雪花般輕柔「眩轉遠甌飛雪輕」，再與蘇東坡詩中後段所提「定州花瓷琢紅玉」作比對，此處所述或指雪花似的茶沫，盛於定窯醬紅釉色帶珠花紋茶盞(紅玉)，而「紅玉」應該與前文所提「紫玉」相同，都是形容美好茶盞之意，在醬色紫盞上浮現似雪湯花，對比色彩亦為宋人的茶湯美學。宋人泛稱美的茶盞為「玉」，寓有其美如玉之意，在宋代嚴守宮廷禁忌，當時不太可能以「玉」質茶盞作煎點試茶，因為不僅宋代茶論專書，蔡襄《茶錄》或宋徽

